

國史考異卷之三

吳江 潘樉章力田撰

吳 炎赤溟



高皇帝下

一

實錄洪武二十三年五月。監察御史劾奏太師韓國公李善長罪狀。刑官請逮問。詔勿問。庚子。監察御史復請按問善長罪。并其從子佑伸。上不得已。下佑伸獄。會善長家奴盧仲謙等。亦發善長素與惟庸往來狀。而吉安侯陸亨家奴封帖木等。亦告亨及延安平涼南雄侯

等皆與惟庸善長結爲黨比。嘗謀約日爲變。事皆未發。上曰。太師輩果有是耶。命廷臣訊之。具得其實。羣臣奏善長等當誅。上又不許。復令諸司官讞之。亨等皆具伏。乙卯。太師李善長自殺。善長事敗。上詔慰諭之。復召詣奉天門。與語。開創艱難之際。爲之流涕。復至右順門。上謂羣臣曰。吾欲宥李佑等死。以慰太師。太師年老。旦暮無以爲懷。羣臣復奏善長反狀甚明。敢以死奉法。上曰。法如是。爲之奈何。善長大慙曰。臣誠負罪。無面目見百官矣。乃撫遣歸第。賜佑及陸亨等死。善長遂自經。上命以禮葬之。厚卹其家。子祺爲駙馬都尉。

後卒于江浦。孫茂。今爲指揮。僉事錢氏辨證曰。按太祖祖手詔云。勅錦衣詣置所提到親弟姪。今九衙門共罷發覺。知情緣繇。則逮問者善長之弟存義。存義之長男伸。與李存賢之子仁也。已而命刑部備條亂臣情辭。則首列善長招。而次及存義與其子伸。善長倘終不下獄。卽訊。則法司何所援據。而有一名李善長之招乎。又管陽侯家人小馬招云。今年閏四月內。聞知李太師拏下。蓋指二十三年之閏四月也。此非善長下獄之明證乎。俞本記事錄云。國老太師李善長爲逆黨事。伏誅。妻女子弟并家人七十餘口。悉斬之。然則善長之不下獄。與

歸家自經。蓋亦史臣有隱之辭。非事實也。又云。上不
得已。下佑伸于獄。佑卽惟庸之壻也。李存義招云十八
年。次男李佑被人告發。欽蒙免死。發崇明安置。存義與
伸俱免死安置。則佑之不免死明矣。刑部但列存義伸
仁三招。而不及佑。二十三年。必無佑尚在之理。此必國
史之誤也。實錄所載獄辭。大抵援據各招。約略相合。第
據詔書及善長等招。善長雖與惟庸結姻。初未知惟庸
反謀。十年十月。惟庸使楊文裕說善長。許以割淮西地
王之。善長方心動。至十二年八月。李存義來言。猶再三
堅拒。而仲謙之招。以爲善長遣往從惟庸。乃在九年之

秋。果爾。則惟庸之反狀。善長已明知之。且使其家人儀
仗尸雜然往助。惟庸又何以惟恐善長之不就已。而使
其故人子姪。宛轉遊說耶。又云。洪武八年十月內。太師
嘗云。胡丞相家商議。太師云。若謀反。必要幾個太公侯
同謀。如此。則衆公侯之從惟庸。皆善長主謀使之也。乃
其身顧重。自猶豫。不肯決然同事耶。仲謙又招云。洪武
九年。太師使伴當耿子忠。請吉安淮安臨江營陽平涼
永嘉六侯。喫茶。太師云。我請你到胡丞相家。商量謀反
事務。善長文吏姦深。何至矢口狂謬。如病易喪心者。所
爲。豈仲謙諸招。與夫雜出于家奴婦女之口者。亦有不

足盡信者耶。或謂善長巧僞舞文，掩匿其通謀之狀，而以狐疑觀望，曲自抵諱。冀上憐而貫之。然以太祖之聖明，豈不能洞見其隱，而但據其抵調之辭，以播告天下哉。覈善長之罪狀者，當以庚午詔書及善長存義四招爲正。如國史摺拾仲謙諸招，以傳爰書，則情事舛駁，疑信錯互，千載而下，回翔繙閱，必有反挾搯其罅漏，爲善長訟寃者矣。按封績招詞甚詳，絕不及善長私書。則善長事發，非爲有人首沙漠之故，可知也。通胡手跡，此善長大逆不道第一公案。聖明不以列手詔，刑部不以入爰書，而國史羅縷書之，獨何所援據哉。攷善長

自招云：今年不合將應遷逆民數內，給付姐姐。及將親人丁斌妄奏，致蒙送問，供出李四緣繇。蒙提李四到官，供出善長前項緣繇，則善長之事，繇丁斌發覺，明矣。詔書云：於京民合遷之內，朝給長姊楊阿李，暮給次姊王阿李。明日，又給親人丁斌。實錄云：善長受姦民賊奏，請數給其親。九朝野記則云：京民爲逆，僇其半，遷其半于化外。善長復請免其黨數人。按善長二姐家及丁斌皆惟庸黨。合遷化外者，善長奏請免之，致將丁斌提問。若云：以合遷京民，奏給其姊及丁斌，恐無此理。當以野記爲是。因詔書出自聖製，文義與古，故實錄誤解耳。惟章

按實錄書李善長罪狀。凡三變其說。前後各不相蒙。其一爲封績事。則言官風聞之彈文也。或失之誣。其一爲盧仲謙等所告。則家人上變之口供也。或失之雜。而最後則有請給姦民等事。蓋善長所自輸于上前者也。其情漸真。而其事漸悉。善長之罪狀。於是乎不可解矣。實錄載封績事。謂藍玉敗元兵於捕魚兒海。獲績善長。匿不以奏。至是有告之者。捕之下獄。訊得反狀。及善長私書。蓋善長之罪。止在匿封績不奏。所云私書。不過平日常交關之詞。豈真有通胡手跡哉。錢氏以爲善長第一公案。亦誤也。實錄又云。先是善長有過。詔累宥之。善長

益恃恩。時京民通胡。惟庸作亂者。法當徙邊。善長受姦民賊數奏。請給其親。考昭示姦黨錄。丁斌招詞。蓋李四父子之反謀。因丁斌而發覺。善長之逆情。又因李四父子而供吐。初不爲封績事。及盧仲謙等所首告也。按丁斌者。揚州高郵人。西安護衛百戶。周祥之義男也。周祥有膽勇。係張氏同僉。歸附。出入胡丞相門下。叅預謀議。得陞本衛千戶。祥在京師。嘗以其女原奴。許配丞相之子。洪武八年。祥沒于西安。斌與祥之子昇。食貧無以爲生。因太師從子神舍。吉安侯妻舅石敏。與其壻黃質。引見丞相。丞相訊知祥已死。爲之歎惜。遂命昇襲職。除仇

州衛留斌出入門下。如祥在時。一日。斌與李神舍往候丞相。丞相與太師弟李四在西軒閒坐。丞相謂李四曰。周千戶在時。曾以女許配吾子。今吾子俱有婦矣。汝姪神舍尚未娶。吾爲主婚。以周氏女娶神舍。何如。李四遂命神舍拜謝。七月。斌義姊遂歸神舍。神舍者。李存賢之次子。仁之親弟。而太師之從子也。斌自此與李四叔姪侍丞相飲酒。丞相每告戒。令齊心舉事。事成。富貴不小。斌等心識之。不敢洩。十三年。胡黨事敗。斌懼禍。逃杭州。往依周昇。二十三年二月。李神舍先爲事處決。斌復來。神舍家聞。石敏黃質等事發。欲逃歸。未果。爲法司逮問。

詔書所云善長請給親人丁斌者。卽此也。至善長下獄始末。國史雖不明言。然亦有不沒其實者。當李仲等下獄之後。盧仲謙等復發其與惟庸往來狀。上曰。太師輩果有是耶。命廷臣訊之。蓋訊善長等也。旣得其實。復令諸司讞之。蓋覆訊也。言亨等具伏。而不及善長者。善長老吏柔奸。未冒遽服。故諸司但按亨等。而善長則上親詰問。卽今法司隔別聽質之法也。實錄載左丞相胡惟庸等謀反。命廷臣審錄。上時自臨問之。逆臣錄載魯威招云。涼國公謀反。他家裏埋伏馬軍。上位知。道。拏住了他兒子都廢了。只有涼國公。上位自問他。

以胡藍之獄觀之。則善長之招。其出于親鞠明矣。其言
名詣奉天門。復至右順門。撫遣歸第。蓋古者公卿奉聽
王三宥。然後致刑之意。特國史書法。稍爲微婉耳。又善
長子祺尚。太祖長女臨安公主。開國功臣錄云。永樂
元年。卒于江浦。史翼云。洪武中。以善長罪囚于家。建文
元年。自守江浦。北兵入。投水自溺。攷永樂間所募大明
主。皆謂祺卒于洪武二十二年己巳。則諸書皆妄也。錢
氏辯證云。按姦黨錄載李太師家教學貢穎之招云。洪
武十六年。穎之見黨事不絕。仍投李太師家。致李駙馬
舍人讀書。二十一年。跟李駙馬往鳳陽。定遠縣住。則知

祺以二十一年還定遠。次年卒。亦當在定遠。不在江浦
也。使二十三年。祺尚在。亦必不免。太祖大義滅親。豈
不能以歐陽倫之法處之耶。其論核矣。然國史謂祺後
卒于江浦。不知何據。或疑祺還定遠之後。復來京師。卒
于江浦。然不當云後善長卒也。要考之。

二

祝允明九朝野記云。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凡二十四人。
十七年。又定功臣次第。與前稍異。後于二十三年五月
初二日。以肅清逆黨。命刑部尚書楊靖。備條亂臣情詞。
播告天下。上口詔幾四千言。梅純備忘錄亦同。錢氏

辨證云。庚午詔書載于九朝野記者。首尾闕落。僅存其半。鄭曉異姓諸侯傳。多援據此詔。第未見全文。槩有外錯。其序云。十七年。定功臣次第。二十三年。肅清逆黨。此大繆也。功臣次第。卽定于肅清逆黨之榜。豈有兩詔乎。如曰。功臣次第。爲十七年所定。則藍玉之進封涼國。在二十一年十二月。此詔何以不稱永昌。而先稱涼國。耶。舳艫航海。以二十年封。開國全寧西涼。以二十一年封。又何以備列耶。鄭氏之失考甚矣。開國功臣錄云。二十三年春。榜列勲臣五十七人。李善長猶居首。不知此詔在二十三年之五月。正善長等參夷之日。其榜列勲臣。所謂刑人于市。與衆棄之者也。豈以是優異善長等耶。昭示姦黨第三錄。載營陽侯楊璟。火者招云。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內。舍人楊達讀錄榜文。想伊父五次賣陣。我兄弟又有大罪。本年六月。欽差官來察理旨意。觀此。則肅清逆黨之詔。其榜列在二十二年五月。明矣。姦黨諸錄。則次第刊布。未必在一時也。又延安吉安平涼南雄四侯。皆吉安家奴封帖木所告。與胡惟庸等同謀者也。實錄于五月乙卯。但記賜善長從子佑及陸亨等死。而不詳其事。延安等三侯。旣不爲立傳。亦不載其所終。開國功臣錄于四侯皆云。二十六年卒。王世貞功臣表皆

國史考異 卷三

書二十六年卒。追論姦黨。國除。仲亨之賜死。國史既大書其事。無可疑者。然延安三侯。皆與惟庸等約。日爲變。厥罪惟均。既賜亨死。則勝宗聚庸。安得同罪而異罰耶。實錄云。亨等皆具伏。又云。賜亨等死。曰亨等。則其非一人可知。以書法推之。蓋包括勝宗聚庸而爲之辭。其必以同時賜死無疑也。昭示姦黨第二錄。載延安侯招云。今蒙提問。胡黨情節。從實開招于後。又載平涼侯全招。則勝宗聚與亨等。俱下獄。卽訊明矣。又延安家人汪成招云。洪武二十三年正月。延安侯往黃平公幹。差成往蘇州。閏四月。成到黃平。回話回還。彼時胡黨事正發。恐

本官家被人招出。藏匿江寧縣舊識人呂二家。木人同高里長赴官首告。送問。按實錄二十三年正月。勝宗討平貴州。平越苗蠻。卽命同鳳翔侯往黃平等處屯田。練兵。與汪成招相合。汪成白黃平還。卽恐胡黨事發。藏匿人家。旋被首告。則勝宗之逮問。亦必以是年閏四月也。實錄自二十三年五月後。延安四侯皆不復見。其以五月被誅可知。二十三年六月。載從勝宗之請。給雲南諸衛耕牛。蓋勝宗在黃平請之也。實錄云。先是勝宗請給。至是詔給與之。則是年六月。勝宗不在黃平。又可推矣。黃金干功臣之誅。皆從諱詞。槩云二十六年薨。殊爲失

實。世貞曾見國史。而于延安諸侯。悉因黃金舊文。不可曉也。余謂功臣次第。吾學編以爲定于十七年也。踵野記之譌也。通紀以爲列于二十三年正月也。踵功臣錄之譌也。皆不見庚午詔書全文。故也。詔書列前後所犯公侯都督二十七人。而于南雄侯趙庸。則言本人之兄。先爲陷城賜死。朝廷于本人。竝無疑責。一體論功封侯。後爲差往沂州操練。回家聽信胡陳說誘。故不復命。發刑部監收。一日。卽令太師李善長傳命往宥之。本人反歸恩于李善長。而怨朝廷。遂與通胡謀逆。此趙庸與善長結黨情節。野記諸書所不載者。故附錄之。

三

實錄。洪武二十四年三月。命故誠意伯劉基孫。鷹襲前增祿二百五十石。共食祿五百石。子孫世襲。鄭氏異姓諸侯傳云。鷹二十四年嗣伯。加祿五百石。明年卒。列朝詩集云。鷹字士端。洪武二十三年十月襲封。明年以其叔閣門使事有連。上赦之。貶秩歸里。築室于里第。西雞山之下。命曰盤谷。洪武丁丑。譴戍甘肅。越三月。太祖上賓。赦還。建文及太宗。皆欲用之。以奉親守墓。力辭。永樂某年。卒于家。公侯伯襲封底簿。據兵部帖黃。鷹以洪武二十三年十月襲爵。次年九月卒。考鷹所著

盤谷集及括蒼陳谷閒閒先生傳乃知薦罷官謫戍木末且永樂中尚無恙貼黃載薦以襲封次年卒諸家因之皆誤也余按薦襲爵及卒諸書所紀年月互異實錄載二十三年十月辛巳賜誠意伯劉基孫薦及基次子仲璟金織文綺襲衣鞍馬靴襪仍令薦還鄉省墓乙酉置閣門使依宋制秩正六品以仲璟爲之而貼黃謂薦以二十三年十月襲爵攷劉仲璟遇恩錄則云洪武二十三年爲冒名提取賣軍事十二月二十二日見奏聞欽奉 聖旨這是劉伯溫的兒子你那裏是軍罷再見欽奉 聖旨你記得父親的話麼你帶得來麼回奏帶

得來 聖旨便取得來取誥進欽奉 聖旨如今把爾襲了老子爵與他五百擔俸回奏臣出力氣事盡死向前報本欲在襲封伯爵的事哥有兒子在欽奉 聖旨他終是秀才人家孩兒知理熟大功爵讓與哥的兒子好呵當宣劉薦進見襲爵二十三日具服謝恩欽蒙各賜金繡衣服一套全轡鞍馬一匹撥賜南門內房屋一處二十五日欽奉 聖旨我考宋制除爾做閣門使夜來翰林院考了這衙門正似如今儀禮司一般不若你管儀禮司事只要跟著駕但是我在處爾俊在著傳旨意發放事呵我如今著你叔姪兩個都回家去走一遭

把你老子祭一祭。祖公都祭一祭。便來。二十六日。謝恩。二十七日。吏部官引奏。授正六品。欽奉。聖旨。典實授。三十日。辭回鄉祭祖。二十四年二月回京。據此。則爲築封後。乃有章服鞍馬之賜。而仲璟以讓爵之義。故特設閣門使以寵之。迨次年二月。祭祖回京。方授世襲誥文。實錄誤以賜誥之月。爲襲封之月耳。但貼黃在二十三年十月。而遇恩錄以爲十二月。則傳寫之訛也。實錄不書。廌卒。貼黃以爲卒于二十四年九月。而鄭氏則在其後一年。皆不足據。考方孝孺集。有送劉士端歸括蒼詩云。青田宰木三十年。高皇僊馭亦賓天。國初故老尚

誰在。幾人事業圖凌煙。忽見聞孫三歎息。秀目疎髯遺像逼。擬樹豐碑墓道邊。欲請天朝重褒錫。至尊含笑問近臣。先帝功臣今有孫。胡爲拂衣入山去。盱食未敢忘君恩。海內只今無盜賊。幽州興兵惱邦國。廟堂謀議豈無人。我懷中丞淚沾臆。蓋建文中廌嘗以墓碑爲請。旋即告歸。所云幽州興兵。則指斥靖難之辭也。廌之卒于永樂時。何疑焉。

四

實錄。洪武二十四年七月。東川侯胡海卒。海歸老于家。至是瘡發背而卒。子斌。從征雲南。戰沒。贈都督同知。次

觀尚南康公主二十六年七月乙丑復賜故東川侯胡海田。初海嘗有罪收其祿田。至是其子觀尚公主詔復給之。錢氏辨證云海之卒也史爲立傳記。上輟朝致祭。鏞三吾又爲撰墓志其獲考死無疑矣。然贈諡恩恤槩未有聞焉。實錄云海嘗有罪收其公田。藍玉對胡王云你家也是爲事的。則知海雖死牖下其實亦伏罪而沒也。是時藍黨未發其亦以胡黨牽連者與。黃金錄云當時黨論一興元功宿將惴惴焉朝不謀夕海獨擺脫衆中一辭莫逮。卒荷寵靈考終牖下其亦以託肺腑之故幸而免哉。東川三子長斌以從征死次玉坐藍黨次

尚主卒其子忠授孝陵指揮觀之子得不坐藍黨者或以南康之故而東川之有罪與其得免則史既不書他亦無可考也。余謂海之得罪史無明文攷逆臣錄載東川侯次男胡玉招云二十六年二月初三日欽蒙宣玉赴京就到涼國公宅內揆問本官說我在四川對你說的話近日上位果然疑我必是不肯留的意思如今多有頭目隨順了也只在這早晚要下手你回去有的人都準備下接應又都督茹鼎招亦云本年二月內鼎去涼國公家內本官說東川侯家裏也有好些人你就去和胡二說這意思不怕他不從以藍玉之言觀之

則知海自歸老之後。諸子驕縱。蓄養亡命。海不能禁。既收祿田。恐懼重譴。遂以憂死耳。未必果以胡黨牽連也。海之卒。祭葬如制。而贈諡不及者。則以子玉坐黨爲之累也。不然。使其父子名隸兩黨。得追門誅。已爲厚幸。又肯于身沒之後。復其祿田哉。觀尚公主。在二十一年四月。而實錄于二十六年七月。書復賜故東川侯田。以爲子觀尚公主之故。則海之有罪收祿田。必在二十一年以前。胡黨未發之時也。海長子斌。戰沒無嗣。玉以次嫡。伏法。永樂中。觀之子忠。欲援長公主恩。爲繼襲之地。故諱言玉事。而實錄因之。豈稱信史。

五

實錄。洪武二十四年八月乙卯朔。召秦王棧還京師。乙丑。命皇太子巡撫陝西。上諭曰。天下山川。惟秦中號爲險固。嚮命汝弟。分封其地。已十數年。汝可一游。以省觀風俗。慰勞秦民。于是擇文武之臣。扈從。皆給道里費。仍命經過府縣。以宿頓聞。九月癸巳。皇太子至西安。百官及耆民郊迎。皇太子慰勞之。賜秦民白金及鈔。十一月庚戌。皇太子還自陝西。二十五年四月丙子。皇太子薨。七月。秦王棧還國。鄭曉今言云。國朝定鼎金陵。本興王之地。然江南形勢。終不能控制西北故。

高皇時已有都汴都關中之意。方希古懿文太子輓詩曰：相宅圖方獻，還京疾遽侵。關中諸父老，猶望翠華臨。蓋有都關中之議，以東宮薨而中止也。姚福青溪暇筆亦云：國初欲都關中，嘗命懿文太子往相其地，不果遷也。攷實錄：洪武九年六月，監察御史胡子祺請都關中，上覽奏稱善，則聖心之欲遷長安，非一日矣。顧時未可耳。逆臣錄載鶴慶侯招云：二十四年九月初九日，各處公侯都到陝西朝東宮殿下，涼國公使寧夏衛徐指揮到翼下處密說：如今殿下領著京城軍馬，并各公侯盡數在這裏，且不敢商量著觀此，則一時文武

將士威儀導從之盛可知。朱國禎大政記謂：太祖將徙都關中，秦王聞之有怨言，召入京錮之。命太子巡撫父老，懽迎曰：山河百二，復見漢官威儀矣。太子悅，還奏。上亦甚喜，計定赦秦王，將改封，僅五閱月。太子寔實錄不載秦王得罪之詳，然考王還國後，不給護衛，至二十六年，乃復給之，而賜愍王諡冊，有不良于德，竟殞厥身之語，豈尚以前過耶。太祖末年，大政大議悉付太子暨太孫參決，國史槩削不紀，卽遷都之議亦幾于湮沒，可歎也。

實錄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己未江夏侯周德興以惟簿
不修伏誅命收其公田錢氏辨證云王世貞開國功臣
表大書于德興之下曰十八年坐亂宮死攷庚午詔書
條列臨川侯胡美罪狀蓋如世貞所書而德興則以惟
簿不修伏誅見于國史未可以美之罪坐之也豈世貞
所見庚午詔書載在九朝野記者首尾脫落不及攷考
而誤繫于德興之下耶或如逆臣錄所載王誠之招則
德興之子驥實犯禁而併坐德興耶抑國史所記惟簿
不修亦史官之微辭耶余於諸招自臨川侯外如李善
長之二子及費聚之子越楊璟之子通達德興之子驥

皆削而不載後之取徵者考姦黨逆臣二錄全招則知
之矣又云胡美實錄不載所終開國功臣錄異姓諸侯
傳俱云二十六年卒王世貞功臣表云二十六年坐藍
黨論死國除今按高皇帝手詔則美于洪武十七年
以犯禁伏誅而據吳也先之招原係臨川侯火者十七
年本官爲事撥李太師家其證佐甚明是知諸書皆誤
而功臣表藍黨之說尤爲無稽異姓諸侯傳云十二年
重建潭王府後坐黨事二十六年卒美於十七年伏誅
而胡黨之發露則在二十三年相去已七年矣鄭所記
甚繆余按錢氏於臨川侯及周驥招詞俱削不載蓋爲

國體諱也。然庚午詔書及姦黨逆臣二錄已條布之矣。詔書言胡美長女入宮。貴居妃位。本人二次入亂宮禁。已將其小婿并二子。宮中暗行二年餘。洪武十七年。事覺。子婿刑死。本人賜以自盡。殺身亡家。姓字俱沒。都督王誠招云。洪武十六年間。有男王庸。同朱都督男。江夏侯男周驥。糾合入宮爲非。是誠彼時明知此事。不行禁戒。故縱犯法。雖是上位恩宥免問。爲見在後各官節次事發被誅。心中懼怕不安。今被涼國公糾合謀逆。據此。則周驥入宮。在十六年。其後事發被誅。或以故縱之罪。并誅德興耳。否則王誠何爲心懼不安耶。曰。惟薄不

修者亦諱之也。若如功三表所書。則德興當辛酉征蠻之役。年已老矣。安得復有犯禁之事耶。此二家罪狀。並在黨事之外。略存之。以補實錄之闕。

七

實錄。洪武二十五年八月丙子。靖寧侯葉昇。坐交通胡惟庸事。覺。伏誅。二十六年二月乙酉。涼國公藍玉謀反。伏誅。初。玉以開平王嘗遇春妻弟。屢從征伐。有功。胡陳之反。玉嘗與其謀。上以開平之功。及親親之故。宥而不問。後諸老將多沒。乃擢爲大將。總兵征伐。所向克捷。甚稱。上意然。玉素不學。性復狠愎。見上特之厚。又

自恃功伐。專恣暴橫。嘗見上命坐。或侍宴飲。玉勅止。傲悖無人臣禮。及總兵在外。擅陞降將較。黥刺軍士。甚至違詔出師。恣作威福。以勝制其下。至是征西還。意覬陞爵。命爲太傅。按二十五年十二月以玉兼太子太傅。此省稱太傅耳。玉怒。攘袂大言曰。吾此回當爲太師。乃以我爲太傅。及時奏事。上惡其無禮。不從。玉退語所親曰。上疑我矣。乃謀反。通紀諸書竝同。按實錄所述。藍玉狠愎專擅之狀。皆本御製逆臣錄序。而於謀反始末。不過數語。殊爲疎略。逆臣錄乃二十六年五月。勅翰林輯錄逆黨情詞。刊布中外者。史臣豈未詳究耶。錄中無藍玉招。而有其兄榮及

男闍兒等四招。以丁僧兒史敬德所供按之。則知玉以二月八日入朝被收。九日下錦衣衛。十日伏誅。未及旦。獄而雜取家屬口語。以證成之耳。藍榮招云。藍玉對說前日靖寧侯爲事。必是他招內有我名字。我這幾時見上位好生疑我。我奏幾件事。都不從。只怕早晚也容我不過。不如趁早下手。做一場。蓋靖寧旣誅。玉以姻家疑懼謀變。則其本情也。而實錄絕不之及。又指揮僉事田珍招云。二十四年十一月。靖寧侯密與陳指揮說。有我舊識蒙鎮撫爲事。提下了。我怕他指著我的名字。我這一回好生憂慮。在後本官果爲胡黨事發。典刑了然。

則靖寧之通胡。因蒙鎮撫而發。涼國之謀逆。又因靖寧而成。以此知藍黨者。卽胡黨之流禍也。立齋閒錄云。藍玉於靖寧侯爲姻家。靖寧旣坐胡黨誅滅。玉內懷憂恨。二十五年。征建昌回。見上。覺上有疑之之心。每問其所親曰。上位取我回來。著我做太師。如今又教別人做了。先前胡黨事發。壞了多少官人。想不如先下手好。遂與景川侯曹震等。約以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伺上出勸農時舉事。事覺。坐誅。此書約略諸招。頗稱嚴實。史載是年二月庚寅。躬耕籍田。卽上出勸農之期也。逆臣錄載府軍前衛百戶李成招云。二月初一日。涼國公對說。我想二月十五日。上位出正陽門外。勸農時。是一個好機會。我計算你一衛裏有五千人。在上人馬。我和景川侯兩家。收拾伴當家人。有二三百貼身奴漢。早晚又有幾個頭目。來將帶些伴當。都是能廝殺的人。也有二三百。都通這些人馬。儘勾用了。你衆官人好生在意。休要走透了消息。定在這一日下手。此藍玉逆節之最著者。而史略之何也。

八

實錄鶴慶侯張翼。普定侯陳桓。景川侯曹震。舳艫侯朱壽。東莞伯何榮。都督黃輅。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

及諸武臣嘗爲藍玉部將者。玉乃密遣親信名之晨夜會私第謀收集士卒及諸家奴伏甲爲變。約束已定。爲錦衣衛指揮蔣瓛所告。命羣臣訊狀。其實皆伏誅。按御製逆臣錄序言。藍玉同曹震朱壽祝哲汪信等合謀陰誘無知指揮莊成孫讓等。設計伏兵。謀爲不軌。錄中無曹震招。而有震男炳招。列於藍闖兒等之次。則震之黨逆最力。且與玉同時誅死。可知也。而實錄顧以張翼爲稱首。與爰書名次不合。攷景川侯火者張海彭招云。十六年正月初七日。景川侯同涼國公嘽酒。景川侯說我如今燒窯去。你每商量得停當著。我那裏燒窯也有

些軍器。有些軍器涼國公回言。我也說與府官。他收揮千百戶了。著他收拾下軍馬。你如今去燒窯。他也收拾你的軍等。到二月再來。板房商量。上緊下手。他如涼國火者。察罕不花諸招。皆首舉景川。然則涼國之有景川。其猶韓國之有吉安歟。鶴慶侯張翼招云。三月初八日。有吉宣翼到京。爲見壻王信兄王禮。亦爲黨事。收露提送錦衣衛。收問翼懼。本官招出情。繇不便。又對壻王信說。你可自去出首。也免得我一家老小性命。王信依聽。前來出首。不期就行拏問。觀此則張翼情罪。自當與曹震殊科。而其伏法亦在三月以後。實錄同繫于二月

乙酉之下。誤也。鄭氏異姓諸侯。傳云。藍玉謀反。上集羣臣廷議。玉強辨。展轉攀染。不冑服。吏部尚書詹徽叱玉吐實。無徒株連人。玉大呼曰。徽即吾黨。遂併殺徽。詩人王行孫。黃考。詹徽招則云。二月初二日。男詹紱傳涼國公言。本朝文官。那一個有始終。便是老太師。我親家靖寧侯也罷了。如今上位病得重了。殿下年紀小。天下軍馬都是他掌著。教說與父親討分曉。徽回說。知道了。朝退至長安西門。遇見何尚寶。是徽對說。前日涼國公謀的事。上位知覺了。早是我當住。兩日未曾拿下。你便去對哥哥說。教他上緊下手。莫帶累我。就報典

涼國公知道。何尚寶名宏。即東莞伯何榮之弟。二月二十一日。公

衛指揮姚旺到部。徽潛對本官說。近日見上位好生

疑我。必是連我也拿下。當時文臣。惟徽父子為玉謀上

表裏。窺喇玉誅踰旬。而徽始敗。且玉未嘗廷也。鄭氏

所紀。幾於戲矣。又按實錄。是年七月丁巳。調府軍前衛

將士之有罪者。隸甘州左護衛。既而以負罪者不可為

親王扈從。遂徙于寧夏置衛。別調兵為護衛。以逆臣錄

徵之。則府軍前衛將士。皆玉故部曲。約束為變者也。昔

大錄中所載。番備內豎。豪民賤隸。累累至數千人。其用

豈無誑誤羅織。不能自解者。翰林所輯。要亦未足盡信

九

實錄洪武二十五年九月高麗知密直司事趙胖等其國都評議司奏言本國自恭愍王薨逝無嗣權臣李仁八以幸膺子禍主國事昏暴自恣多殺無辜至欲興師侵犯遼東其時大將李成桂以爲不可而回軍禍自和負罪惶懼遜位於其子昌國人弗順啓請恭愍王妃安氏擇立宗親定昌國院君王瑤權國事及今四年亦復昏迷不法聽信讒說離間勳舊其子奭復癡騃無知縱於酒色與禍黨玄禹寶等潛謀復禍位守門下侍中

鄭夢周嘗以前者欲攻遼東爲李成桂所阻致令朝廷索取馬匹以此譖于王瑤謀害成桂及趙俊鄭道傳南問等國中臣民多被殺僇羣臣國人以社稷生靈爲慮謂瑤不足以治民今年七月十一日以恭愍王妃安氏之命退瑤于私第擇于宗親無可以當輿望者惟門下侍中李成桂中外人心夙皆歸附於是臣等與國人耆老共推成桂主國事伏望聖裁俯從輿意以安小國之民禮部侍郎張智奏其事上曰我中國綱常所在列聖相傳守而不失高麗限山隔海僻處東裔非我中國所治且其間事有隱曲豈可遽信爾禮部移文諭之從

其自爲聲教。而祖訓則云。朝鮮國卽高麗。其李仁人及子李處桂。今名且者。自洪武六年。至洪武二十八年。其子尾凡弒王氏四王。姑待之。重修會典云。永樂元年。其王王具奏世系。不係李仁人之後。以辨明祖訓所載。就其事實。詔許改正。正德嘉靖中。屢以爲請。萬曆三年。使臣位申前請。詔付史館編輯。今錄於後。李成桂系出本國。今其遺祖翰。仕新羅爲司空。六代孫兢休。入高麗。十三代孫安社。生行里。行里生椿。椿生子春。是爲成桂之父。今仁人者。京山府吏。長庚裔也。始王氏恭愍王。顯無之。寵臣辛旽子禍。爲子。恭愍王爲嬖臣洪倫等所弒。李仁

人當國。誅倫等。立禍。禍嗣位十六年。遣將入犯遼東。成桂爲副將。在遣中。至鴨綠江。與諸將合謀。回兵。禍懼。傳位於其子昌。時恭愍如安氏。以國人黜昌。立王氏孫定昌君瑤。誅禍。昌逐仁人。已而瑤妄殺僂。國人不附。其推成桂署國事。表聞。高皇帝命爲國王。遂更名曰瞻。瑤別署。終其身。按實錄。敘高麗世系。與祖訓不同。蓋永樂初。史臣已從其辨明之請。而曲爲改正矣。第實錄藏於秘府。彼國無繇仰窺。故屢請不已。萬曆中。重修會典。始令採入耳。然所記亦有未覈者。考東國史略及高麗世紀。皆言鄭夢周忌我太祖威德日盛。中外歸心。知道傳

浚閻等有推戴之心。欲乘墜馬病篤圖之。令臺諫劾道
傳浚閻。及素所歸心者五六人。將殺之。以及太祖太宗
與李濟等。議於麾下。乃謀去夢周。卞仲良洩謀於夢
周。夢周詣太祖邸。欲觀變。及還。太宗遣趙英珪等要於
路。擊殺之。籍其家。後太宗嗣位。以夢周專心所事。不貳
其操。贈諡文忠。所謂太祖太宗者。其國人尊稱成桂父
子之辭也。成桂奪國之謀。已非朝夕。恃憚鄭夢周等骨
鯁臣。不敢動耳。一旦狙擊夢周。遂肆焉。內嬪而外爲恭
順。以欺朝廷。反舉遼東之役。爲夢周罪。會典雖採其說。
而不及夢周欲攻遼東事。亦以非公論也。列朝詩集云。

王顥旣弒夢周。以諫阻北使被放。再朝京師。深荷優遇。
寧有主謀犯遼之事。攻遼之役。成桂實在行。於夢周何
與。夢周之欲弒成桂。爲其謀篡也。非爲其阻攻遼也。夢
周不死。成桂篡必不成。旣殺夢周。以竊國。又藉口攻遼。
委罪夢周。以自解免。史官信其欺慢。按而書之。不亦寬
乎。太祖以高麗僻處東裔。非中國所治。聽其自理。成
桂因是以殺夢周。放李穡。徼福假靈於天朝。用以脅服
東人。潛移社稷。祖訓云云。則成桂之弒夢周之冤。聖
祖蓋已灼見本末。史官拘牽簡牘。漫不舉正。亦豈聖
祖之本意乎。東國之史。出朝鮮臣子之手。而夢周不附

成桂事謹而書之。不沒其實。正德中。麗人修三綱行實。忠臣以夢周爲首。國有人焉。豈非箕子之遺教歟。余謂若夢周者。不愧王氏之韓通矣。是時非夢周殺成桂。則成桂必殺夢周。不兩立之勢也。然李芳遠旣除之。而復予諡。豈亦心服其忠耶。厥後有吏曹參判南袞。少夢周。詩云。從容就死烏川子。啓我朝鮮節義興。其嗟慕如此。

十

實錄。洪武二十六年二月丁丑。命宋國公馮勝。柏國公傅友德。開國公嘗昇。定遠侯王弼。全寧侯孫恪等。馳驛還京。嘗昇孫恪。後皆不見於史。錢氏辨證云。公侯伯。封底簿。載嘗茂有弟昇。昇生繼祖。發雲南臨安衛安置。而不記昇之所終。鄭曉名臣記。靖難兵至浦子口。昇與魏國公分道力戰。已而昇見。上得釋。諸家記革除事。皆爲昇立傳。叅列於魏曹二國之間。今以逆臣錄攷之。則昇爲藍王之甥。初與通謀。王旣伏誅。又於三山聚兵。謀逆反狀已具。爰書臚列。而得免於聖祖之刑。儻有是理乎。然則昇以二十六年伏法。無可疑者。襲封簿不記其所終。蓋諱之也。昇旣伏法。又安置其子於臨安者。茂旣無嗣。不忍復誅昇之子。此議功議親之法也。若如鄭曉所記。則昇於拒戰得釋之後。成祖遂釋而貴之。

國史考異 卷三

乎。抑亦既釋而終不免乎。若釋而貲其罪。則昇既得釋矣。不應又放其子於臨安也。若既釋而仍不免。則以怒昇之故。放其子於臨安。不應兩年之內。旋召見而厚賜之也。故嘗昇之事。當以逆臣錄襲封簿二書爲正。其他革除諸書所載。一切削去可也。王世貞撰開平世家云。昇抗靖難師得罪。安置臨安。以憂卒。此尤爲附會。不足置辨。余按實錄。永樂十一年九月壬午。諭指揮張昶云。開平王永城侯德慶侯之家。恃外戚生事壞法。皆取滅亡。以國史不書卒之例推之。則昇之伏法於洪武末。明甚。攷都督王誠招云。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欽差開國

公前來三山等處。提調窯場。誠因往薄山點坯。回相見本官說。我舅舅這件事。謀不成。倒連累了許多好頭目。當初舅舅也曾與我同景川侯衆人說。這事來後。因他上四川。我往山西。不曾再得一處商議。如今他每都犯了。必然也有我的名字。多是親上頭。上位容隱著你。你也曾去相望他商議來。久後好反。把我每都結果了。我每做個甚麼見識。躲避得這場大難。是誠回說。且將去。慢慢地地理會。在後一向不曾相會。不期事發。今被孫恪陳桓等供出。在官提問。又王誠表姪馬璿招云。二月內。蒙欽差表伯往三山窯廠監工。差人來家報說。有

開國公等官。又在三山工。上商議收拾弓兵要反。此則嘗昇孫恪俱坐黨事之大略也。然昇之反狀。亦有未明者。三山非聚兵之地。弓兵非倡亂之人。卽王誠所指。亦未見有成謀宿約也。昇雖不免。而其子得戍臨安。蓋原情定罪。法之平也。豈獨以議親故寬之哉。

十一

實錄。洪武二十六年二月乙巳。人有告燕山中護衛指揮使阿魯帖木兒。畱守中衛指揮使乃兒不花。有逆謀。上曰。二人之來降也。朕知其才可用。故任之不疑。今反側乃爾。何胡人之心。不誠如是乎。命軍中察實以聞。

三月乙卯。遣魏國公徐輝祖。賫勅諭。今上遣人防送。至京。四月庚寅。今上遣人送阿魯帖木兒。乃兒不花。至京。以逆謀伏誅。按逆臣錄載。乃兒不花招云。正月二十三日。蒙古衛指揮法古來說。涼國公道。我每都是從小裏跟隨。上位出氣力的人。熬到箇公侯地位。向且保全不得。你這等歸降的達達色目人。更是不知久後如何。他說早晚要動手謀反。教俺準備些好漢來助他。次日。同法古脫台。到涼國公府內拜見。本官又說。已前有一起達達頭目。每受不過苦。也曾反叛來。因我每向前廝殺。以此上走不出去。你已前都是大官人的根腳。

如今則得個指揮做。若從順了我時。久後還著你做大官人。潘陽侯察罕招云。正月初三日。因做生日。有一般達官。乃兒不花等。來遞手帕拜壽。乃兒不花說。如今在官裏。上位好生疑俺達達人。都將四散調開去了。看想他的動靜。也只是弄性命。俚未知俺日後怎麼的。如今只等領軍出征。一帶兒反將出去。到得靜辦。察罕回說。這裏雖著俺做公侯。不如俺那裏做個小官人。儘得快活。恁衆人既有如此心腸。休著外人知道。好友等個長便。史載是年四月壬午。潘陽侯察罕坐藍玉黨伏誅。而不知察罕之爲玉用。繇乃兒不花導之也。逆臣錄不具。阿魯帖木兒招。攷之史。洪武二十三年正月。成祖至迤都。故元太尉乃兒不花。知院阿魯帖木兒等皆降。閏四月。乃兒不花率部落二百餘人入朝。畱京師。此輩窮蹙歸命。本非慕義樂放縱。憚漢法。故一聞藍玉煽誘。遂不覺飛揚難制耳。但據諸招。則乃兒不花正月終尚在京師。而實錄謂二月乙巳。命軍中察實。則又似從征北平以後事也。先是二十五年四月。命乃兒不花所部士馬從。燕王征沙漠。爲鄉導。故招詞亦有四散調去之語。豈其時乃兒不花未嘗自行耶。若阿魯帖木兒。則名隸燕山護衛。其在北平無疑。招詞不載。有以也。

實錄。洪武二十六年四月丙申。詔絕安南朝貢。時安南弒主廢立。故絕之。仍命廣西都指揮司布政司。自今勿納其來使。二十七年五月甲寅。安南遣其臣阮均等奉表。繇廣東貢方物。上諭禮部曰。安南篡弒。不許朝貢。已諭廣西布政司。毋納其使。今又從廣東來。有司不先請命。而擅納其使。亟遣人詰責之。仍却其貢獻不受。二十八年五月癸丑。安南遣其臣大中大夫黎宗轍。朝儀大夫裴鑿。奉表貢象。賜宗轍鑿冠帶。賜其從人鈔有差。按黎季犛弒陳煒。立陳叔明子日焜。在二十一年十二

月。既三。權誅。仍假煒名來貢。而。上諭以三年。一貢。毋數遣使。二十三年再貢。命禮部止之。蓋猶未覺其欺也。後三年正月。阮宗亮來貢方物。始得弒主罪狀。故絕之。然二十八年五月。黎宗轍等至。則又納之。未聞安南之輸情服辜。而忽奪忽予。何耶。其後前王陳叔明卒。來告哀。上曰。陳叔明逼逐其王陳日燧。使不得其死。因篡其位。廢置相仍。未嘗來告。叔明懷姦挾詐。殘滅其上。自圖富貴。不義如此。庸可與乎。今叔明之死。若遣使弔慰。是撫亂臣而與賊子也。觀此。則季犛之弒逆。太祖猶未悉知。故直舉爲陳叔明罪。實錄成於永樂中。季犛就

縛之後。然後大陽坊之事。暴露無隱耳。黎澄南翁夢錄云。陳家舊例。有子既長。即使承正位。而父退居北宮。以王父尊稱。而同聽政。其實但傳名器。以定後事。備倉卒爾。事皆取決於父。嗣王無異於世子也。藝王叔明卽王位。廢恭肅子。卽陳日煜爲昏德公。以已子不才。難堪大事。林年。使弟恭宣嗣位。而同聽政。是爲睿王。先是占城乘國。數數來寇。睿王卽位三年。乃親伐占城。敗績不返。王以睿王之子覲嗣位。久之。覲聽奸臣行不道。王憂社稷傾覆。涕泣而廢之。號曰靈德公。以王小子顓。卽陳日煜入嗣位。是爲順王。歷七載。父王薨。時洪武二十七年甲戌。葬於

安生山。謚曰藝。攷之史。陳叔明以洪武五年。逐其王日煜。自立。六年。入貢謝罪。令以前王印視事。尋以弟熾嗣位。十年。熾攻占城。敗死。弟煒嗣。與夢錄所記。名號互異。若以恭宣爲熾。覲爲煒。則不聞煒爲熾子也。澄言舊例。王父聽政。嗣王無異世子。以季犛自稱太上之事。推之。是誠然矣。然叔明既以其子不才。念弟熾擁戴之功。舉國而授之。自熾以及煒。朝聘征伐。無不出於其手。已非但傳名器者比矣。乃因煒之不終。復以其子日煜爲嗣。此必非叔明意也。是時權移國相。廢立之事。季犛實主之。而外托叔明之名。以兄廢弟。以父立子。使天討不能

加國人不能議其計狡矣。澄爲季犛長子。宜其曲爲隱也。雖然。太祖之絕安南者。豈徒惡其弑逆哉。亦以其久假煒名。肆爲欺謾耳。然猶謂罪在叔明。隱忍不問。因其請貢之勤。接納如故。而於其卒也。不復遣弔。以示春秋誅亂賊之微旨。卒之季犛遂巡顧望。不敢遽易陳氏。夫亦有以陰懾其心矣。祖訓深著高麗之篡。而於安南無一語。蓋僻處荒服。從其自爲聲教。亦猶待李成桂之道也。

十三

實錄洪武二十六年二月癸亥。前軍都督僉事楊春還

京師。春率長沙衛所軍慶武岡諸衛兵討富春獠蠻。駐軍於江華縣。上以蠻方連歲用兵。民勞於供輸。故詔春還京師。諸軍各還衛屯種。攷逆臣錄。則春亦坐監黨者。而國史隱之耳。其自招云。洪武二十一年。藍玉征北。著人寄信與春。你在府辦事。早晚艱難。你又是胡黨。久後有人招出來。一家兒都是罷了。你不如尋個緣故去。奏。則說你年老管不得事。好友教你在外領軍。就和你每會合。做一件大事。又春在軍前征進時。本處軍民招安已定。該欽依取我回京。春不合設計。糾同朱指揮商議。將本處蠻人勒要投降。金銀馬匹。因此逼令蠻人叛。

送却著人去奏。上位必然又著我每在這裏征守，以此不曾回京。二十六年，在永州起程回京，沿途聽撥藍玉謀事。若成了時，領軍來接應。不期藍玉敗露，春在途好生驚怕。又令永州衛任百戶星夜回去，說與朱指揮。如今藍玉事發了，我到京去，好歹拏了。急忙著那蠻人叛了。星夜著人來奏。上位必然不拏我，必定又差我來征守。春回京，不合奏說。如今蠻人又叛了，與同永定侯去征。若准了出外去，調些軍馬來，大做一場。不則事發觀此，則春以老將懷奸，擁兵玩寇。幸邊方有事，以自取重。其能逃聖主之明見乎。故一朝散軍歸屯，外示

十四

休息士民，而實奪其事權。春之伏誅，猶後矣。實錄所書殊爲未覈。

實錄：洪武二十六年六月，宣寧侯曹泰卒。書卒，則與坐法者殊矣。然賻卹槩未有聞。其子又不得嗣。徵諸逆臣錄，知泰亦非令終也。按鶴慶侯張翼招云：二十四年三月初八日，有壻王信來汝寧府。本家說涼國公著我來說他奏了。上位教你出軍去，見有宣寧侯賚制諭來取你了。他說李太師申國公延安侯衆人都是舊人，只爲交結胡丞相謀反，都廢了。當初也有外父同宣寧侯

和他親家靖寧侯。如今他心上也煩惱。教你快來陝西。與他商量。則做箇擺布。至十三日。宣寧侯亦到本家說。你便快收拾去。趕上藍總兵。他有分付你的話。十六日。二人一同起程前去。東莞伯何榮招。亦有全寧會寧宣寧懷遠四侯。蓋泰之情罪。在鶴慶靖寧之間。此正御製逆臣錄序。所謂胡陳舊黨。愚昧不才。一聞陰謀。欣然而從者也。其身之不免。宜矣。而其父良臣。則脩食功臣廟。迄今不替。與全寧侯父同嗚呼。聖朝所以明從逆之罰。與崇死事之報者。豈不仁義兼盡哉。

十五

實錄。洪武二十六年十一月己未。東莞叛寇何迪伏誅。迪。東莞伯真之弟也。真次子宏以罪誅。迪自疑禍及。遂聚衆作亂。南海衛以兵捕之。迪伏衆狙殺官軍三百餘人。遁入海島。廣東都指揮司發兵追擊敗之。械迪送京。師誅之。按是年二月己書。東莞伯何榮。同藍玉伏法。而此獨言真次子宏以罪誅。又不及黨事及考。逆臣錄則榮與二弟貴宏三招竝列。乃知國史未及。深考耳。何宏招云。二十六年正月十三日。涼國公晚朝。到尚寶司開坐。對宏說。你尚寶司正管著披甲的金牌。可取出二百面來。我明日教府軍前衛孫指揮來領。是宏聽允。當同

詹尚寶於南櫥內。取出禮字號金牌一百面。信字號金
牌一百面。在北櫥頓放。伺候謀逆。宏以待從近臣。陰竊
兵符在東莞諸子中。逆狀尤著。以何榮之招覈之。則其
父真先交結胡惟庸。二弟貴宏。懼前事發。又與指揮法
古私通藍玉。榮時往山西抽丁。初未預謀。其伏法亦當
在二弟之後也。國史書法殊未明。又皇明詔令。載是年
九月十日詔云。今年藍賊爲亂。謀泄捉拏。族誅已萬五
千人矣。餘不盡者。已榜赦之。猶慮姦頑無知。尚生疑惑。
日不自寧。今特大誥天下。除已犯已拏在官者不赦外。
其已犯未拏及未犯者。不分胡黨藍黨。一槩赦宥之。陳

十六

實錄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丑。潁國公傅友德卒。十
二月乙亥。定遠侯王弼卒。二十八年二月丁卯。宋國公
馮勝卒。俞本記事錄云宋國公勝。潁國公友德等爲黨
逆事。伏誅。家屬悉令自縊。毀其居室而焚之。據此。則宋
頰二公皆因藍黨得禍。史諱之耳。王氏二史攷云。頰宋
二公之卒。在藍涼公之後。一應恩典。俱從削奪。以鄭端

月事已解。獨何廸嘯聚海島。罪在不宥。故以叛誅其
廸誅而何氏之支屬盡矣。哀哉。

簡吾學編暴卒例之。其為賜死無疑。但實錄為宋公立傳。備言其功。至所謂為大將馭眾無紀律。自掠胡馬。使鬪者行酒于納哈出妻。求大珠異寶。又胡王死才二日。強娶其女。失夷狄降附心。上以此深責之。然是十八年事耳。以後數佩印巡邊。加太子太師。恐未可據以為罪狀也。至潁公尤不可曉。自洪武元年以後。北征及平蜀平滇。功冠諸將。不聞有纖毫罪狀。見疑以死。而史不於卒時立傳。却於封公下著之。與藍涼公同例。永樂中又不為置後。豈藩邸時有宿嫌耶。定遠亦不立傳。女為楚昭王妃。以昭王行實攷之。蓋亦賜死。家至籍也。行實不載

此宋公二十八年卒。見國史。甚明。定遠黃金為作傳。六
悉據金陵馮氏家乘。內言三十二年十月十日卒。朝廷哀悼。遣祭。勅有司治喪。以閏十二月五日附葬。子男九皆先卒。恐誤。興化李氏史論云。何喬遠名山藏。謂馮勝居家。為酒名邑人樊父。盛陳其金銀器盃與戲。令慶之。樊父既得。難勝曰。必千金乃還。勝怒。走訟。太祖樊父亦訟。勝曰。場下有兵器。太祖予勝酒。歸遂死。傅友德因藍玉誅。內懼。會冬宴。從者徹饌。不盡一蔬。太祖責友德不敬。且命名二子。友德出。衛士傳。太祖語曰。攜其首至。頃之。友德提二子首入。太祖驚曰。何遽爾。忍

人也。友德出七首袖中。遂自刎。陸采史餘記二公之死。真此小異。皆浪傳也。夫我明簾陛間。至肅也。安有與人撻薄。求金銀器。不許而敢向嚴主訟。勝之說。真齊東野語。至友德云云。更為無稽。夫以上公崇封。明刎於朝。胡不為李善長自縊。諱為友德。自刎諱且出七首於袖中者。詎止梁冀之帶劍。無忌之佩刀。雖死宜聲罪。而實錄何故代諱。况友德二子忠尚。壽春公主為駙馬都尉。讓為金吾鎮撫。大歐陽駙馬之販茶干禁也。自作之孽。僅賜死耳。忠何罪。獨嬰酷乃爾。縱不憐忠身。亦忍傷主心耶。然則二公之暴卒。遂略無據乎。予幼時讀一書。偶忘其名。載宋賴二公

死甚悉。宋公失記。惟記所載賴公云。高皇賜以新塋。入一門。即閉一門。賴公不得出。以餒卒。此與實錄先書賜賴國公傳友德第於鳳陽。而繼書友德卒為近之。若賴公嫡派。則以女為晉恭王妃。故隨居山西。弘治間晉王曾為其玄孫瑛請。照六王例。求襲一職。禮部寢其奏。彼浙閩滇之附會。皆偽也。程章按實錄。有於卒之下立傳。而不載賻恤者。馮勝也。有不於卒之下。而別立傳於封爵之下者。傳友德也。亦有封爵與卒之下。并不立傳者。王弼也。鄭氏大政記。別起一例於友德。則曰暴卒。於勝。則曰卒。而王弼之死。則闕之。蓋友德之死。慳於勝。而

飾之功又微於友德故也。實錄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
 甲戌以馮勝傅友德兼太子太師李景隆藍玉兼太子
 太傅藍玉男閹兒招云。父對劉指揮說我征北征西受
 了多少辛苦如今取我回來。只道封我做太師却著我
 做太傅太師到著別人做了。蓋指二公言也。然則藍玉
 之逆謀二公必不與知明矣。然卒以不免者。豈如御製
 逆臣錄序所云。無義公侯。雖不為首。謀危社稷。任他所
 為。坐觀成敗者耶。二公之卒。既非同時。其得禍亦當有
 別。而俞本記事錄則竝書之。且云家屬悉令自縊。按史
 餘載勝子九人。太祖召入賜宴。九子皆暴卒。與黃金

九子先卒之說相似。殊不足信。而公侯伯襲封底簿載
 弘治六年九月。晉王奏稱傅友德玄孫瑛。啓稱先祖相
 國公。亦係輔佐。高皇帝平定天下。有大功勞之人。其
 子忠尚壽春公主。女封晉定王妃。舉家依親隨住。看守
 墳塋。乞比炤鄂國公恩例。量加一級。以奉先祀。禮部叅
 看得。傅瑛雖係賴國公子孫。但詔書止及追封王爵功
 臣。與封公侯伯者無與。難以施行。觀此。則賴公實有後
 於晉。與定遠子孫就養楚國同例。而俞本所記亦非事
 實也。名山藏又謂友德自刎後。徙其家於遼東雲南在
 遼東者嘉靖中有都御史鑰。在雲南者嘉靖中有給事

中良弼。今按傅鑰行狀墓誌。敘其譜系甚詳。初不言爲
潁公後。而良弼之五世祖添錫。則載於雲南通志。以爲
友德第四子。遇難相失。果爾。世寧有父列上公。子典大
郡。終身不相聞問之理。至謂添錫以知大理衛事。占籍
雲南。則又非以友德自刎故徙也。考楊慎傳云。布政高
詔聘慎脩雲南通志。時鄉大夫有欲冒嗣友德以覲世
爵者。慎不可。流言欲中之。慎遂去。今通志所載。豈慎去
後。竄入耶。則傳所指鄉大夫。非良弼而誰。故論友德世
裔者。當以襲封底簿爲信。

十七

實錄。洪武三十年六月辛巳朔。上御奉天殿策試下
第舉人。先是禮部會試者多。而中式者少。被黜落者咸
以爲言。上命翰林儒臣考下第卷中。擇文理優長者
得六十一人。至是復廷試之。初不及考官得罪之事。列
朝詩集云。劉三吾三十年主考會試。以多中南人坐罪。
鄭曉大政記云。三十年六月。翰林院學士劉三吾暴卒。
雷禮王世貞年表。皆云是年典刑。所謂暴卒者。曉之史
例也。考劉學士文集。嘗以三十年冬十月。奉敕撰黔國
公吳復碑。安得死於六月。集載敕下御製大明一統賦。
尊稱我聖祖聖后。儲君有象賢之器。羣胤皆屏翰之

英乃建文初奉敕撰者。學士之不死於洪武。明矣。按丁丑會試。北士多被黜落。諸生上言三吾等南人。私其鄉。上命官再考。或言考官劉三吾白信稻。囑侍讀張信等。以陋卷呈進。上大怒。親賜策問。覆閱取六十人。白信稻張信等皆磔死。三吾以老戍邊。世傳春榜夏榜。又傳南北榜進士。黃瑜雙槐歲抄。記載最核。而世貞科試考亦因之。已自訂其年表之譌矣。周藩宗正睦榘。作春秋指疑序云。永樂中。命學士劉三吾脩春秋大全。睦榘於宗老中。最爲博洽。其言必有所據。俟詳考之。可也。奈按纂脩五經四書大全。開局於永樂十二年十一月。進

呈於明年九月纂書姓氏。備見實錄。三吾果預載筆之役。安得獨佚其名乎。睦榘之序。殆因三吾書傳會選之編而誤記耳。雷禮列卿紀云。三吾乞骸骨去。年已老矣。而世之傳者。多謂其不能保終吉云。亦知典刑之說。非事實也。近見董應舉撰連江孫芝傳云。永樂辛卯。奏復孟子全書略言。逆臣劉三吾欲去八十五條。其中養氣一章。此程子所謂擴前聖所未發。大有功於世教者。又欲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則謬妄益甚。乞下部議。收復全書。庶使萬世知所誦慕。疏草爲蟲鼠所蝕。不能詳然。孟子書以公言復全。夫孫芝詆三吾爲逆臣。雖

國史考異卷之三
一。時激發之詞。然使三吾此時尚在。必無默不自辨之
理。且九年已被重劾。而十二年又安得覲顏復從脩書
諸臣之後哉。然則三吾之卒於建文與永樂中。殊未有
定論也。

國史考異卷之三

終